

宫闱权谋爱情惊世杰作，正在广大女生中疯狂流传



小生活小书立

倾世皇妃

慕容湮儿◎著

QINGSHI HUANGFEI

一寸情思千万缕

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

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？佳人难再得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一寸情思千万缕

QINGSHI HUANGFEI

慕容湮儿◎著



中国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倾世皇妃:一寸情思千万缕 / 慕容湮儿著. —北京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8.9
ISBN 978-7-80220-337-2

I. 倾… II. 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7501 号

倾世皇妃:一寸情思千万缕

出版人: 田 辉

作 者: 慕容湮儿

责任编辑: 王少娟

出版发行: 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:100044)

电 话: 88417359(总编室)、68469781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: 敖 晔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1/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0-337-2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【第一卷】

夜阑翩舞雪海心

- 第一章·夜阑惊弦心·002
- 第二章·情牵香雪海·010
- 第三章·凤舞凰血泣·021
- 第四章·黯然几回首·028
- 第五章·金戈啸铁马·039
- 第六章·款款凤求凰·048
- 第七章·一任群芳妒·054
- 第八章·鸳鸯碎红帐·064
- 第九章·满庭禁深锁·070
- 第十章·萧萧雪中梅·078
- 第十一章·阴山铭血耻·088

【第二卷】

金杯潋滟晓寒妆

- 第一章·金缕登凤阙·100
第二章·沉沦帝血劫·109
第三章·梦魇驻红颜·113
第四章·翩然荧光舞·125
第五章·唯有香如故·135
第六章·翩舞阁惊变·147
第七章·祸起由萧墙·152
第八章·凤舞震九霄·158
第九章·福寿冷争锋·166
第十章·覆水也难收·171
第十一章·冷香欲断肠·182

【第三卷】

谁道无情帝王家

- 第一章·品茗牡丹亭·190
第二章·第一蒂王妃·197
第三章·龙凤大婚宴·209
第四章·血泪祭皇陵·218
第五章·晓梦迷羽衣·226
第六章·葬花亦心伤·238
第七章·浴血也重生·244
第八章·缘来缘终尽·257
第九章·两处茫茫皆不见·267



【第一卷】

QINGSHI HUANGFEI

夜闌翩舞雪海心



元国金陵城。

春雨方歇，略带轻寒。

帝苑巍峨，神武楼高，禁苑宫墙围玉栏，宝颜堂殿一线牵。赤红肃穆的宫门有手持金刀的禁卫军于两侧把守，金碧辉煌的宫墙后每半个时辰都会有好几批禁卫军来回巡逻。宫内亭台楼阁，森严壁垒，青砖铺路，花石为阶，白玉雕栏，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元国东宫，比我想象中的更加金碧辉煌，庄严肃穆。

黄昏时分，夕阳西下，赤红的晚霞映红了天际，红霞覆盖了整个皇宫，为这原本凄凉冷寂的宫殿染上了一层暖色。经过半个月的颠沛流离、舟车劳顿，今天晌午我由苏州城抵达这民间所谓的“人间天堂”——大元朝皇宫。

三个月前，世宗皇帝纳兰宪云向各县郡颁布《选皇太子诸王妃敕》，命百官各自举荐十岁以上嫡女、妹、侄女、孙女以为太子诸王选妃。与我同来的还有数百名官宦千金。形形色色的少女纷纷被太监总管李寿公公领进东宫的采薇宫住下。我与数百名女子中的七位被分往“兰林苑”，分居东西八个厢房，正好对门而住。

在这儿我们将进行十日的宫廷礼仪学习，最后再一同觐见太子殿下，他将在我们中选出一位太子妃与两位侧妃。没被选上的将被送往畅心殿，由三位已封王的王爷们挑选，再没被选上的则会被收编为宫女，这就是元国的规矩。

这也正是许多女子的父亲为何一直不愿意将女儿送入宫选妃的原因。

最终，我还是选择了进宫选妃这条路，执意放弃了我所向往的自由毅然前来。但今日踏进这富丽堂皇的宫殿，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。

再瞧瞧与我同住的七位少女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亮光。我知道她们心中都有梦，梦想着自己被选为太子妃，有朝一日凤袍加身贵为皇后，母仪天下，统摄六宫。相较于她们对这份尊贵的期许，我反而显得冷淡了许多。

当今太子殿下的母亲是权倾朝野的杜皇后，也是她向皇上提议选妃的。朝中大臣都心知肚明，此次选妃只是个可笑的幌子，杜皇后只不过是选一名家世显赫的女子，进而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太子的地位，最重要的还是为与韩昭仪一争高下。

说起这位九嫔之首的韩昭仪那真是了不得，十年前一被选入宫就被封为九嫔之首，而今众妃嫔皆因色衰而爱弛，韩昭仪却依旧受盛宠而不衰。

或许……皇上对她有爱吧。

只可惜她患有不孕之症，至今仍无所出，可皇上对她的宠爱非但丝毫不减，反而与日俱增。她在宫内的势力也在日渐增大，分割了杜皇后的权势，这才有了民间广为流传的“杜韩之争”。

杜皇后，权倾朝野。

韩昭仪，贵宠六宫。

皇上纳兰宪云共有十四位皇子，已经成年的皇子有八位，但被封王的仅有三位王爷。

嫡长子纳兰祈皓于刚出生就被封为皇太子。

三皇子纳兰祈星被封为晋南王。

五皇子纳兰祈殒被封为楚清王。

七皇子纳兰祈佑被封为汉成王。

这次的选妃让原本都该居住在自己府邸的他们又重新回到宫中居住，只为到时选妃方便行事。听说五皇子与七皇子于今日就被宣入皇宫留宿，唯独三皇子依旧在边关与卞国的军队交锋，怕是十日之内赶不回来，婚事怕也就只能让明贵人为其着手操办了。

也不知自己在窗口沉思了多久，只觉夜幕低垂，被分配来伺候我的宫女云珠在案上点亮烛火，微暗的亮光填满了整间屋子。我回首望着这个娇小的身影在屋里来来回回地忙着，削肩细腰，腮凝新荔，榴齿含香，纤腰楚楚，一双水灵的双目看似干净纯洁却又藏着一闪而过的忧伤，她的年龄应该在我之下，为何会有这样的眼神？

一想到此我便自嘲地一笑，宫里的奴才，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痛彻心扉的往事才沦落到此，不然有哪个人愿意进这皇宫为奴为婢呢？

“姑娘，该是晚膳时辰了，李寿公公有吩咐下来，今夜姑娘们须同桌进食，相互熟



悉以增情谊。”她恭敬谦卑地在我身侧，用低润的嗓音细语。

我微微颌首应允，举步往妆台前坐下，任云珠用纤细的巧手为我挽髻梳妆。玲珑金凤，环佩璎珞，名贵首饰皆一样样地加诸我身上。望着镜中致雅高贵、娇媚柔腻的自己，我再次愣神。

共进晚膳以增情谊？多么可笑的一句话。我们这些人进宫是为选妃而来，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情敌，要我们如何放下心与彼此相处增加情谊？而我又将以何种姿态在这弱肉强食的皇宫中生存下去？

“姑娘真美！”这是云珠在为我梳妆时唯一所说的话，不论在什么地方，都有人称赞着我的美貌，我已经分不清他们是为谋得私利来假意奉承我，还是我真如他们所言。久而久之我已经不愿再费神去猜想其真假，现如今我对云珠的话又起了猜想，她这句话仿佛另有深意，本想细问，终是未开口。她只是一个伺候我的宫女而已，我不想与她有过多的纠缠。

不出半个时辰，云珠已为我挽好柳髻，细心敷粉施朱，还挑选了一件用名贵的紫菱金丝绸裁剪而成的衣裙为我披上。我多次对着铜镜上下打量自己，深觉不妥，遂将耳上金宝翡翠耳坠卸下，又将发梢上的玲珑珠翠取走，最后脱下那身耀眼的赤紫百褶凤裙。

云珠则用奇怪且复杂的目光望着我的一举一动问：“姑娘这是何故？”然后弯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拾起被我遗落在地的衣裳后，将妆台上散落的那些零零碎碎的首饰珠钗收进妆盒内。

“太引人注目。”我走至衣柜，取出一件普通的淡绯色小褶素裙穿上，一件首饰也未佩戴，只是拿起一枚小巧的百蝶穿花珍珠簪斜别于髻侧，再次打量镜中的自己后才安心地离开妆台。

我只是个苏州盐运使的女儿，在这些重臣家千金面前应该自持身份不要逾越为好。

转身那一刻正对上云珠赞赏的目光，原来这个云珠也非池中之物。微微朝她一笑，她先是愣愣，随后也回我一笑。我才发现她笑起来真的很美，美得动人心弦。

冰池澄碧空明，香径落红飞散，竹栏微凉，轻风袭惠晚。

在云珠的陪同下，我到兰林苑的偏园内堂，本以为自己会早到，却发现我是最晚到的。一张偌大的紫檀朱木圆桌旁静静地坐着七位盛装打扮的秀美女子，未佩戴金玉珑簪的我在她们面前显得格外寒碜。

我的迟到引得她们将目光纷纷会聚在我身上，仅一瞬间的观望后她们就收回了

审视之色。我明白自己已经成功地在她们面前扮演好了我的角色，我轻轻拂过额前低垂那缕流苏，悠然地在最后的空位上就坐。

偌大的内堂却在此刻格外安静，所有人都沉默地呆坐于桌前，谁也没动碗筷，气氛冷凝得令人尴尬。

也不知道是谁打破了这冷到令人窒息的气氛，首先介绍自己的身世，随后又说了一些客套话。这才令我们渐渐放松了紧绷的神经，紧接着她们也纷纷淡笑着介绍起自己来。

“我叫程依琳，金陵人氏，二七年华，父亲正就任兵部尚书……”

“我叫薛若，扬州人氏，二六年华，爹爹是扬州知府……”

“苏姚，漠北大将军苏景宏是我父亲！”此话一出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我也用眼角的余光细细打量起这位坐于我左侧的女子来。

“国色天香”一词用在她身上一点也不为过，容貌端丽，瑞彩翩跹，顾盼神飞，宛然如生，她的美犹如空谷幽林中一抹暖阳，让人看着都是一种享受。

原来她就是朝廷中手握重兵的苏景宏大将军的女儿。这位将军应该是现今朝廷中唯一一身家干净的重臣了，他不像其他官员那般或随着皇后攀附权势，或依附韩昭仪博皇上宠爱，而是在朝廷中保持中立，从不偏袒任何一方，面对东西二宫向其施加的压力而毅然坚持立场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

我还未将目光从苏姚身上收回，却听闻我正对面的女子开口了，“我姓杜……”短短的三个字硬是将所有人的目光从苏姚身上转移到她身上。

“我叫杜莞，我爹是丞相杜文林，母仪天下的皇后是我的姑姑。”虽粉白黛黑，却弗能为美。但说话时的神态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高傲自负，举手投足间皆充满着名门贵族的高雅气质。

她凭借这句话博得了所有人羡慕的目光，可是我除外。她的出身何等高贵那又如何，能不能坐上太子妃的位置全凭杜皇后一句话。虽说她是皇后娘娘亲哥哥的女儿，但是依我之见，太子妃的位置未必是她囊中之物。

“姑娘，你呢？”右侧的薛若询问起始终未开口的我。

“潘玉，年十五，苏州人氏，父亲潘仁就任两江盐运使。”我不如她们有着显赫的身世，所以我的话并没有引得谁的格外关注。

一次所谓的聚膳就在这看似和谐安宁之下宣告结束，我们便各自回自己的住处就寝。还记得临走时一名声称是李公公派来传话的小太监叫住了我们，说是明日卯时务必早起于内堂集合，宫里要遣一位资质颇深的姑姑前来训导我们宫廷礼仪。



此刻已近子时，我躺在这陌生的床榻上依然无法入睡。在多次翻覆下我终于还是选择揭开轻纱帘帐，随手拿起一件鹅黄披风罩在单薄的身子上徒步出屋。虽然开门时动作很轻，可这厚重的大门在寂静的夜幕小苑中还是发出了“咯吱”的一声。

初春的寒意直逼全身，我不适应地打了个冷颤，伸手合了合披风将自己单薄的身子紧紧地裹住。

遥望夜色中冉冉升起的新月，皓皓月彩穿花树，水榭楼台参差成影。

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于深夜独坐台前孤望月，时常想起苏轼那句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自嘲一笑，词句甚美，可如今又有谁能与我同在这千里之外共赏这溶溶残月。

长叹一声，微微提起脚边微长的裙摆，侧身坐于门外的长廊前，地面冰凉的寒意由臀部传至全身。我没想到皇宫内春日的初寒竟冷到此种地步，才坐片刻我已全然全身僵硬，正在考虑要不要回屋窝进那暖暖的被褥里时，一道黑影在长廊上拉了好长，我倏然惊起，将视线朝黑影的来源处望去。

还未看清来人，一把锋利的长剑已硬生生地架在我脖子上，一位身着夜行衣蒙着半张脸的男人正冷冷地望着我，在他眼中我看见昭然若揭的杀意。难道是来杀我的？

不可能，我在宫中隐藏得如此之好，怎会轻易结下仇家。那就只有一个可能，他是刺客，只是很不幸运地被我撞到了！转念一想，能如此轻易地深入东宫，定然是熟悉宫内地形的人，那此人的身后定然有一位大人物。

“太子殿下，那名刺客好像从这儿……”恍惚间我听见了有人唤着太子殿下，他竟然能引得太子亲自领兵搜捕，定是位不平凡之人。

讶异之余再次打量起这位一身夜行衣的男子，冷漠的眸子无一丝温度，他的右臂还受了严重的箭伤。

此时，一个很危险的想法猛然闯进我的脑海——我要救这名刺客。

“躲进屋吧。”我很严肃地对他说，可他的眸子里却闪烁着犹疑，显然他并不信任我。

“若要害你，何必多此一举？”眼看着点点火光逼近这里，而他却还在犹豫不决，我也顾不了此刻那锋利的剑随时可能割断我的脖子，伸手拉过他的右臂就往房里跑。他并没有拒绝，只是听到一声闷哼从他用黑巾蒙着的口中传出来，我才惊觉自己拽着他被箭射伤的手，很不好意思地松开他的手，再将屋门紧闭。

我俩半蹲着背靠门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听外面的动静，很多脚步声朝兰林苑涌

来,点点火光隔着雪白的糊纸映进,照亮了我们的侧脸。如果侥幸被我们逃过那也就罢了,但如若太子硬是要进屋搜索一番才罢休,那为这名刺客陪葬的将是我。

突然很痛恨自己一时冲动下的决定,救他是对还是错?

事到如今,我一定要救他脱身,这样才能保住自己,更能长久地在这个噬血的王宫中生存下去。

用力抚平自己内心的焦躁不安,心情也渐渐平复,我深呼吸一口气对他说:“你躲到床下去,其他的事我来应付。”说完这句话后,我看到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疑惑与复杂,他一定不清楚我为什么要救他。

只见他一连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滚到床边,再翻身缩进床下。这一连串动作仅在那一瞬间完成,动作利索得根本不像个受伤的人,一看就知是个高手。

“里面的姑娘都给我出来。”很多人都在两边用力地敲门呐喊,闻声渐逼近了,我立刻将身上的披风卸去,再将额前的发丝扯下几束以显得分外凌乱,看上去就像刚从睡梦中苏醒的惺忪态。

拉开门走了出去,一眼望去,院子里站着好几排身披银色盔甲手持刀戟的侍卫,两侧有二十余位侍卫高举火把将四周照亮,寥寥数百人,原本蛮大的院子瞬间显得格外窄小。

东西两排厢房的姑娘也陆陆续续地从房内走出,脸上皆是刚睡醒的倦容,嘴里还喃喃地抱怨着。

此时一位方面大耳高锁骨,鼻直口阔脸色红的粗野男子从众侍卫中站了出来,厉声厉语地朝我们吼道:“你们都站好了,可有见一名蒙面黑衣刺客闯入?”

杜莞刚从房中出来,一听这话顿时火气就上来了,用尖锐的声音将他的声音全数盖了下去:“狗东西,你有什么资格对本小姐这般吼叫?!”

他被杜莞的气势骇住,顿在原地傻傻地望着她。

“那名刺客已被侍卫射伤,我们追到兰林苑前他就没了踪影。打扰到姑娘还望见谅。”说话的是一名始终站在众侍卫面前没有说话的男子,他双手置于身后,用淡漠的眼神扫过我们。

杜莞望着他出神,沉吟片刻才怔然出声:“你是……”

刚被杜莞骇得有些傻眼的那名男子立刻收回失态,清清嗓子响亮地说:“这位就是当朝的皇太子殿下。”语方罢,冷冷几声抽气声响起,东西两排的姑娘睡意全无,全部拜倒在冰凉的地面,还偷偷地收拾自己的仪容,生怕自己的丑态会被太子殿下记住。



“起罢！”他轻轻扬手，依旧温润的嗓音再次响起，我偷偷地打量着他，棱角分明，朗目疏眉，神骨秀气飘萧，龙章凤姿，眸子刚中带柔深不见底。这位就是自打一出生就受尽万千宠爱，被所有人捧在手心含在嘴里当至宝宠着的太子殿下吗？

我们得到应允起身，还没站稳脚跟，恍惚间见一个娇小的身影一闪而过，已飘到太子的怀中，如八爪章鱼般死抱着他不放。“祈皓哥哥，莞儿好想你。”她激动得失了女子应有的矜持，可我看太子的表情，似乎对她完全陌生。

“我是杜莞，记得小时候你还同姑姑到过我们府上呢……你难道不记得了吗？”她好像也察觉到太子对她的陌生，立刻说着什么想勾起他的回忆。

这原本是搜捕刺客，却演变成了兄妹相认的戏码，周围的姑娘皆用羡慕且夹杂着妒忌的目光紧盯着“相拥”的二人，事情似乎开始变得紊乱。

太子尴尬地将她从怀中推开，漠然的神色中略带反感之色：“是你！”

“你记起来了？祈皓哥哥我又见到你了，好开心啊……”她丝毫没有会意太子的敷衍之色，愈说愈来劲，双手不自觉地又勾上了他的胳膊。原本她只是为了引起太子的注意，却不想这般纠缠只会引来他的厌恶。

他再次不留痕迹地抽回胳膊，越过她走向我们：“你们可有见到那名刺客？”

所有人都轻轻摇头，这个庭院顷刻间陷入一片安静。

他先是停在最右边的程依琳面前，打量了一会儿越过她走向苏姚，又是一阵打量，最后终是走到我面前停住。我如其他姑娘那般垂下双眸，不直视他的双眼，作娇羞状。太子终于还是越过了我走向下一位姑娘，我才在心中暗暗地松了口气。

“太子殿下，何必如此麻烦询问，直接进她们的闺房一搜即可。”刚才那侍卫的气焰又再次上来。

此语一出立刻引得周围数位姑娘神色一变，可始终没人开口答腔，太子殿下在此，她们怎敢在他面前放肆。

只有苏姚蹙眉冷声开口：“你也知道这是闺房，闺房是尔等说搜就能搜的？”

“你阻止我们进去搜？莫不是刺客此时就藏在你的房内？”他立马冲到苏姚面前质问，最后还欲擅自闯入她的闺房。

苏姚还没来得及出声制止，我已经横手在他胸前挡住了他的步伐：“太子殿下都未发话，你凭什么在这造次？”我的声音虽一如往常，话语中却夹杂着浓烈的警告意味。

“陈鹏，你退下。”太子殿下停住脚步，转身朝我与苏姚走来，我直视太子那深不可测的瞳目，丝毫不畏惧地将我，也将所有姑娘心中所想吐露出来。

“太子殿下您贵为将来一统天下的储君，而我们进宫则是欲博得太子殿下的青睐，怎会冒窝藏刺客之罪名而自毁前程。太子殿下难道连这点自信都没有？”我的话还没说完太子殿下已经在我面前停住，一语不发，高深莫测地盯着我，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。

“太子殿下此次惊动这么多官兵搜捕刺客，想必那刺客定是不凡之人，太子您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们身上还不如尽快搜捕刺客来得实在。”苏姚突然说话，引得太子将我身上的目光收回，他细细打量起苏姚。

太子突然笑了起来：“你们是哪家的千金？”

“苏州两江盐运使潘仁之女，潘玉。”

“漠北大将军苏景宏之女，苏姚。”

虽讶异他为何询问起我们的身份，却也如实照答，最后太子殿下带着大批人马纷纷离去，依稀记得太子临走前说，“谅你们也没胆子窝藏刺客”，其说话气势犹如一个真正的王者。这就是太子与生俱来的狂妄自信吧，但是他太过于自信。若他能放下他的不可一世，命人进屋搜寻，我与那刺客皆已被送入天牢，等候问罪，可他并没有。

当我回到房中时，那名刺客已经从床下爬了出来。我点燃案上的烛火，借着淡淡烛火的微亮发现他右臂的衣袖已经被鲜血浸透。他晃晃悠悠地走到我面前，初见时眼里那份杀气已经褪去，剩下的只是涣散狼狈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救我有何目的？”

“别妄想我会报答你的恩情，若有朝一日你落入我手里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”

一连三句话劈头迎来，我有些招架不住，也确实很佩服这男人的想象力，伤成这样了还如此逞强。

“废话真多。”我为自己倒上一杯香气四溢的碧螺春，不耐烦地回了一句，“我可不能保证太子不会去而复返。”

他再次盯了我一眼，破窗离去。轻放下手中的杯子，我走到窗边望了望外面漆黑的一片，晚风拂颊，冰寒刺骨，微叹口气轻喃：“你我再见之时，便是你还我恩情之期。”





经过昨夜一场心惊，很迟我才睡下，直到云珠急急地冲进房内，将还在睡梦中的我拽了起来。我一脸惺忪疲倦地望着神色焦急慌张的她不明所以。

“姑娘，你忘了昨个儿夜里公公传话说卯时会来一位姑姑，现在都接近卯时了，您还不赶紧准备着。”云珠此话一出，我才想起这事。我立刻起身快速梳洗，云珠则细心地为我整理床铺。

云珠细声细语地说：“听说昨夜兰林苑闯进刺客了。”

我手中的动作顿了顿，然后回了句：“是啊，昨夜一大批人马就这样闯了进来，可把我吓坏了，一夜都没睡好。”

只听身后传来云珠的一阵低笑：“奴才可听说姑娘昨夜质问陈鹏副将，太子殿下都对您欣赏有加，何来吓坏一说。”

我听她话中有话却也不挑明直言，只是静静地穿好素衣问：“陈鹏是在太子殿下手下做事的？”

她即刻点头：“他是太子殿下面前的大红人，昨晚您那样顶撞了他，怕是将来……”云珠没有再说下去，我也没有再问。

陈鹏只是站在太子面前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充其量也就个山野莽夫，并不需要太多在意，最主要的还是太子，从气魄威严来看确实有能耐担当太子之位。

在云珠的陪同下来到兰林苑正堂，我发现最晚到的又是我，其他姑娘都端正规矩地排成整齐的一横排。见我到来，她们皆充满敌意地冷盯着我，我很明白她们之所以这样，只因昨夜我在太子殿下面前出尽了风头，其实我也觉得昨夜的锋芒毕露有

些不妥,但是为了保住自己与那位刺客,也顾不得那些了。

掠过众姑娘的眼神,好巧不巧地正对上苏姚那灵动柔美的眼眸,她朝我微笑颌首。我也回以一笑对她点点头,算是打招呼吧。

“潘姑娘,站这儿来吧。”我正在考虑该站在什么地方之时,苏姚淡漠中略带关怀的声音在我耳侧响起,我知道她在替我解开这尴尬的场面。

我莞尔一笑,徐徐走过去站在苏姚身边。谁都没再说话,沉默着等待着姑姑的到来。片刻的沉寂终于因姑姑的到来而稍缓。

她的年纪在四十左右,两鬓却已微白,眼角有着明显的皱纹,白皙的皮肤上透露着沧桑肃寂,锐利精细的眼神仿佛能看透一切。她不疾不徐地走到我们面前,用低而冷淡的声音对我们说:“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教你们学习宫廷礼仪的谨姑姑。我不管你们是哪家的千金,家族势力有多大,这十日你们都必须听从我的吩咐。我会严格训练你们在宫廷内的规矩,把最端庄贤淑的你们送到皇后娘娘面前。”

我们一直乖乖地听着她在我们面前滔滔不绝地警告,约莫半个时辰之后,她终于停了下来深呼吸一口气:“现在开始教你们第一个规矩——认主子。”

“后宫内至高无上的主子是皇后娘娘,授予金印紫绶,正位宫闱,同体天王。在她面前尤其要注意你们的言行举止,不得出一分差错。”

“接着是正一品的三夫人,坐论妇礼,位次皇后,爵无所视。但是这三个位置虚设了二十年之久。”

“然后是九嫔,掌教四德。其分别为昭仪、昭容、昭媛,位视丞相,爵比诸侯王;贵人、贵嫔、贵姬,位视御史大夫,爵比县公;美人、才人、良人,比县侯。”

“其次为婕妤、容华、宝林、御女、采女、充仪、充容,共计一百零八位。”

我听得一愣一愣的,早就知道皇帝的后宫佳丽不计其数,真正听懂姑姑讲起我还真是不能接受。再看看与我同在的众女子,她们皆是为太子妃之位而来。可她们只看见这头衔的荣耀却看不见将来的祸事。太子若是被废,她们将来又该如何自处?她们有准备与之生死相随吗?反之,若太子有幸登上皇位,那他就会是众多女子的丈夫,而身为正妻又该如何面对这后宫无情的争宠?

“谨姑姑,我想知道为何三夫人之位虚设了二十年?”提出疑问的是薛若。

谨姑姑似乎早料到会有人提出此问,轻叹一声,目光似乎在看我们,却又像在看更远、更虚无的地方:“因为袁夫人。”

在正堂呆站了三个时辰,终于能回厢房休息,许多姑娘都一脸倦态,抱怨连连地发着大小姐脾气。我却并未回房,只是一个人悠闲地逛着采薇宫。



风日薄，煦阳映圃，小阑芍药含苞结蕊。

旧巢双栖并颈，飘然又掠花翠。

不知为何，一切春意凛然的美景皆入不了我的眼，只是心情极为烦躁，内心更是五味参杂。

也许是因为听谨姑姑说起袁夫人，是因为皇上对袁夫人那经久不息的爱恋与疼惜？

这位袁夫人与杜皇后一样，在皇上还是位不起眼的皇子时嫁与他为妾，她们俩都是一代巾帼女子，联手为他除去太子，终助之登上帝位。皇上对于她的感情与对皇后的感情不一样，之于皇后是敬重，之于袁夫人才是爱情。

“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”用在袁夫人身上一点也不为过，她夺去了皇上全部的爱恋。高台五宫的妃嫔们凝目凤凰楼，期待着皇上回宫能来自己的暖阁同坐，可是皇上只到“长生殿”，只宠幸袁夫人。然袁夫人却福薄，进宫两年就因难产薨逝，皇上如五雷轰顶，登时恸哭失声，连续一个月不上早朝，身离宫院，独居御幄，朝夕悲痛。

此后更是废去后宫三夫人之位，这二十年间也未再立任何一位夫人，可见袁夫人在皇上心中的地位至今仍然无人可以比拟。也许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情，就算皇上身边的女人无数，他的心却仅系一人之上。在我看来，袁夫人是何其幸运，能拥有这位掌控天下的皇帝那颗完整的心。

当我缓过思绪，才发现自己早已步出采薇宫，青葱的树木，翠绿的蔓藤，遮盖，缠绕，摇动，低垂，参差不齐，随风飘动。

陌生的环境，满目荆榛，寂寥无人，只有一湖碧绿的春水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。我单手拂过随风漫舞的柳条想着昨夜的刺客，他到底是谁呢，竟敢只身夜探东宫，目的何在？

“昨夜，那位刺客是你救的？”

这刻的宁静突然被人打扰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侧目瞧着离我只有几步之遥的男子。紫绸细白袍，青玉扳指，气质凛然，英姿飒爽，皇家风范。

“是。”我很老实地点了点头，声音甚为低沉。

“昨夜若是太子硬要进屋搜捕，现在的你已经被关在天牢内等候处决，你为何如此不冷静？”他话虽然是担忧之语，但从他的脸上却丝毫找不到担忧之色，依旧不变温润的淡笑，每每看见还是会令人迷惑，只因他眼中看不见一丝笑意。

我不语，静静地回首望着湖面，随手将手中的柳条折断后掷入湖中，平静无波的